



# 紅色阿里安德妮的生理解剖 1

## ——一個高尚女性的旁注

### ■ 1991年秋 倫敦

#### (一)

潘青來到一間華麗的臥室，巨大的枝型吊燈把那間臥室照得雪亮，只是燈光有些像太平間里的紫外綫，房間的四壁及窗簾都十分漂亮，里邊沒有任何傢俱和陳設，地上卻雪白地鋪了一張巨大的白布。一眼即知的是，屋子里牆上的華麗和地上的清冷顯得有些不相適宜。所以，看地上的那張巨大的白布時，平白地就讓人會聯想到太平間那些死人身上裹着的白布。而牆上卻散發出來一種十分不協調的人間幸福家庭的溫暖氣氛。

潘青覺得眼前的景象有些古怪和毛骨悚然，又感到沉重而淒涼，他站在那裡遐想得有些走了神……

上面是活人，下面是死人？

上活，下死？

上面是活人的天地，下面是死人的地天？

怎么兩種那么截然相反的感覺在一個地方，一間房間里？

該不是來到了什麼西班牙達利的畫室了吧？

或者說，是在什麼夢中？

“唏--嘆呢……唏--嘆呢……”

什麼？什麼？潘青正在納悶時，突然就聽見不知什麼地方有些鼾聲大作的聲音傳了過來。他感到聲音是從窗外傳來。到窗口拉開窗簾，外面卻是一個舞臺，就是美國畫師德林（Vanderlyn）那幅阿里安德妮睡在納克索島上的背景。然而，畫里的阿里安德妮卻不是像潘青家里他自己臥室的牆上掛着的那幅大幅油畫，在那幅畫上，阿里安德妮是側着身子仰面朝天赤裸地躺在林間的草叢里。她不是那樣，她卻是非常sex地屁股朝天，側身躺在一床供舞蹈演員練功用的海綿墊子上。由于sex的引力，他準備翻窗而向她撲將過去了！

潘青正準備去翻窗時，他卻突然又聽見，巨大的鼾聲分明是由室內發出的。他再掉頭看時，竟然看到牆角邊上睡着一個女人！她身上蓋着一床雪白的被單，能看出她是個女人的，是她的微微凸起的胸部，和她的臉雖用白布裹住了，但頭頂卻散亂着長長的頭髮。

潘青過去推醒她，因那鼾聲讓人感到討厭。

潘青過去抓住她的頭巾一扯，咦——原來是老佛爺，怎麼是她？！

她還那樣安祥地躺在海綿墊子上打鼾，也許她是快死了吧？很多人臨死前就是那樣地昏睡到直至離開人世。潘青

用腳尖在她的屁股上輕輕撩了她幾下，她仍然是一動不動。不是在我面前裝死吧？想到她後來對自己是那么的無情、冷淡，甚至是冷酷和殘忍，他禁不住心里火起。但是，他又想起她從小就時常就把自己當她的兒子看待，晚上陪她看文件時竟然一看就看到快天亮，更把自己當她的那種人看待，晚上陪她看文件時竟然就……

唉——我怎么就會在那個時候碰上個她呢？



#### (二)

她時常就讓他晚上到她的辦公室里去，和她並排坐在那張棕色的牛皮長沙發上，當他爬在茶幾上寫東西時，有些時候，她就伸出她的豐滿白皙的手來摩挲他的頭皮。她保養得很好，近50歲的女人，看上去還顯得白皙而豐腴。夏天，她常常穿短袖和無袖的淺色襯衣，下面穿灰色的、淺藍色的或者棕色的齊膝的裙子，腳上穿淺色的薄絲襪配黑色的、棕色的，有些時候是淺綠色和淺灰色的皮鞋。當她在樓板的地毯上走來走去的時候，坐在沙發上埋頭看文件的潘青，就時常走神地皺起眉頭眯縫着眼睛乜斜地瞟上她的腳幾眼，他感到她的輕言細語的說話聲、翻文件的嗤嗤聲，她的裙子的沙沙響聲，裙子下面一雙白白的、腿肚子圓圓的、在眼前晃來晃去的雙腿，特別是她身上一種淡淡的、混合着體味的香水味，總讓他沉浸在一種有些高雅、曖昧和甜蜜的感覺中。

當她和他並排坐在沙發上，她又挨得他很近的時候，她用手去摩挲他頭皮的時候，他的那種感覺就更加明顯。

也難怪，她畢竟是解放前天津一個大資本家的千金小姐。即便是她那樣的年齡，當她穿着一件白色無袖襯衣，她的豐滿的手臂、隆起的乳房、風韻猶存的身段和臉龐，都讓一些男人看見她的時候，會產生一些遐想。

他們之間的關係畢竟是長輩和晚輩、上級和下級之間的關係，而且，她

和他的父母又認識，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就停留在那樣的狀態上。什麼樣的狀態呢，就是剛才說的，叫做親近的，或者說親切的狀態。

可是，就連潘青自己也沒有想到，時間長了，事情就稀哩糊塗地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親切，就慢慢滑到另外一種東西里面去了……

那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很深夜的時候，潘青正在她的身邊處理文件，她平

時總愛伸過來摩挲他頭皮的手就又伸了過來。一開始，潘青還無所謂地感到，不過就是她慣常的動作罷了。還在穿開襠褲流鼻涕的時候，她不就是也那樣嗎？只是最近她那樣做的時候，他感到有些不習慣。

因為，畢竟是個大人了，再加上，現在，她又是他的頂頭上司，是上下級關係。所以，當她用手來摩挲他頭皮時，他感到不單是不好意思，還覺得她的親切里面，好象滲進了某些變了味兒的東西。什麼東西呢？反正，反正是一種有些不大對勁的東西吧！可是，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潘青自己也搞不清楚。說是親呢吧，又還不大象。但是，她對自己親切、親近、親密，甚至于說是親呢，總比對自己不親切、不親近、不親密、不親呢總要更好些吧！更何況，是她把自己從大學美術學院油畫系提升到校長辦公室里來的。原先，自己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助教。現在，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的助理，自己是何等樣的光彩和風頭十足！看看，那個原來看見自己總是一副正眼都不瞧的留校的校團委書記蘇莉，現在看見自己那副樣子嘍！

當然，潘青心想，老子心里就是不服她蘇莉的氣，本人好歹也是大學里品學兼優、才貌雙全的一塊料，三級跳還是破了八十年來校記錄的運動健將呢！班上、系上的女同學里面不是就有人那樣說嗎：“潘青才是個美男子，1米80的個頭，胳膊上、腿上的肌肉一塊

連着一塊，站在運動場上，就跟雕塑《擲鐵餅的人》那副樣子差不多！”畢業之前之后，女孩子們的信件也是一大堆，悄悄的也還在外面和好幾個漂亮的女孩子干過那種事情，還很少遇見一個連個正眼都不瞧瞧本人的人。現在，偏偏就碰上你這樣的一個女人，什麼原來外語系日語專業畢業留校后提到校團委里去的專職校團委書記，哎——不過，心里就是喜歡她，外語系的系花，高挑的個頭，走起路來白襯衣里的一對結實的乳房隨着她的青春煥發的腳步上下顫跳，牛仔褲纏得緊緊的一對小屁股甩得個溜圓，關鍵是她的臉蛋兒，長得確實是漂亮！難怪那些日本高教代表團的男士們一個個都要去和她照相，還說她的樣子長得多么多么地象這個那個的日本女演員。這不是，現在每天中午到食堂吃飯的時候，她都要故意過來和我嘍聲嘍氣地聊上一陣子天，還把她的飯盒里的菜拈到自己的飯盒里讓自己嘗嘗，最近還進攻得更厲害，有時就直接把菜捻來喂在自己的嘴里，連旁邊的幾個本來正在說着話的留校的年輕教師都知趣地停止了說話，不好意思地假裝沒有看見，低了頭只顧自己埋頭吃飯去了。前幾天，還說了好幾次，說哪天要約我到外面去看場電影。

當然，現在該輪到老子來賣賣關子了！

天——你看，我現在不是好事連連嗎？這些，還不都是程阿姨，哦--程校長給我帶來的好處嗎？所以，程阿姨摸摸自己的頭皮又算什麼呢？不就是她那次在公開場合向大家說的那樣嗎？

“你們看，青青這孩子，小時候就讓我抱過，現在你們看，他長成一個多帥的小伙兒了啊！比我的……唉……”

說到了那兒，她的眼圈就紅了，趕緊掉頭用手絹抹眼淚。大家也不敢說話，就吱吱唔唔都找些理由散了場……

#### (三)

還是在文革的時候，潘青就聽院子里的大小孩說過她女兒的事情。她的獨生女兒程曉霞是在參加武斗時，被造反派的對方抓住后槍斃的。據說，槍斃的現場，是在一艘船上，那艘輪船停靠在長江邊上。當時被槍斃的一共四人。四個人被用棕繩五花大綁捆住后，跪在船舷邊上，然后在岸上萬頭攢動同仇敵愾的揮臂怒吼中，被一個個擊毆到了波浪滔滔渾黃的江水里……

(待續)